



# 中國藏經譯印史

道安

(續上期)

## 二、中國藏經之譯印

### A、翻譯之概述

#### 1. 譯館之人事組織及譯者之資格

世界各國譯事至早，其態度謹嚴審慎而又有組織者，無有逾於我國佛教藏經翻譯之事。故其所譯質量之美豐，為世界冠。至於所譯名詞之雅貼，語句之暢朗，章段之清晰，義理之精確，殊非一般譯家所可同日而語。其所以能臻此佳境者：一為譯館人事制度組織健全而周密；一為預於譯者資格之審定與揀擇。翻譯名義集三引宋僧傳云：『譯場經館，設分官職，可得聞乎？曰：此務所司，先宗譯主，即齋葉書之三藏。明練顯密二教者是也；次則筆受者，必言通華梵，學綜有空，相問委知，然後下筆。西晉僞秦已來，立此員者，即沙門道含、玄曠、姚嵩、聶承遠父子。至於帝王執翰，即與梁武太后、中宗，又謂之綴文也；次則度語，正云譯語，亦名傳語，傳度轉令生解矣。如翻顯識論，沙門戰陀譯語是也；次則證梵本者，求其量果，密以證知，能詮不差，所顯無謬矣。如居士伊舍羅，證譯毘奈耶梵本是也；至有立證梵義一員，乃明西義得失，貴令華語下，不失梵義也；復立證禪義一員，沙門大通會充之；次則潤文一位，員數不恆，令通內外學者充之。良以筆受在其油素，文言豈無俚俗？儻不失於佛意，何妨刊而正之。故義淨譯場，李嶠、韋嗣立、盧藏用等二十八人，次文潤色也；次則證義一位，蓋證已譯之文所詮之義也。如譯婆

沙論，慧嵩、道朗等三百人，考證文義，唐復禮累場充其任焉；次則梵貝者，法筵肇啓，梵貝前興，用作先容，令生物善。唐永泰中，方聞此位也；次有校勘，清隋彥琮覆疏文義，蓋重慎之至也；次有監護大使，後周平高公侯壽為總監檢校，唐房梁公為玄奘師監護。相次觀、楊慎交、杜行顛等充之。或用僧員，則隋以明穆、曇遷等十人，監掌譯事，詮定宗旨也。此乃譯館人事組織之情形也。關於當時預於譯者資格之審定，翻譯名義集卷三有其精闢而簡要之論定：『夫預翻譯，有八備十條：一誠心受法，志在益人；二將踐勝場，先牢戒足；三文詮三藏，義貫五乘；四傍涉文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五襟抱平怨，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六沉於道術，淡於名利，不欲高銜；七要識梵言，不墜彼學；八傳閱蒼雅，麤諳篆隸，不昧此文。』十條者：一句韻；二問答；三名義；四經論；五歌頌；六咒功；七品題；八專業；九字部；十字聲。試問今日翻譯界，有此嚴格條件為取人之標準乎？

#### 2. 翻譯進展時期

佛教典籍，既來自印度梵文，必須經翻譯程序，始克有益於我國文化學術之吸收。因此，譯事恆居我國佛教主要之位置，有特別周密譯場制度之組織，故所譯各種典籍特別完備。自後漢明帝時至元代之初期，凡歷一千二百餘年，翻譯不絕。據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AD1285年），慶吉祥等所集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統計，歷代中外之翻譯家一百九十四人，所譯佛典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此長時間之譯事，可分新舊之二期。舊譯時期代表之譯家：首當推姚秦之鳩摩羅什三藏；次則後漢之安

世高，支婁迦讖，吳之支謙；西晉之竺法護，東晉之佛陀跋陀羅；北涼之曇無讖；北魏之菩提流支；陳之真諦等，皆屬一代翻譯之大師；彼等胥來自印度或西域等地以入我國者，故此一時期，亦可謂為外國法師主譯之時期。其次為新譯時期，則唐代玄奘獨擅盛名。蓋奘公留學印度一十七年，博究五印度之方言，精通教義之奧蘊。歸國以來，新制譯法，努力移植佛典之原義，遂為譯經史上開一劃時代之新紀元，而舉莫大之勞績。其後義淨、金剛智、不空等，各自發揮獨到之處甚多。此一時期，亦可云本國法師主譯時期。兩期翻譯後先相俟，而我國浩瀚三藏聖典，漸以完備矣。

### 3. 編輯目錄時期

我國藏經，經歷代之翻譯，愈積而愈多，為防散失離亂之故，故不可不有組織統一之目錄。重以我國國民性，由來珍視歷史文字正確之記錄，於此複雜龐然學術文獻之繙譯，自然有圖書目錄編纂之要求，故自東晉道安（A.D. 365—400之間）編定綜理家經目錄以來，歷代從事於目錄學之整理研究編輯，各家大小經錄之輯成垂六十種之多，迄今存在者，猶有二十餘種，可謂極其豐富。但因各家見解立場非一，於中精粗得失，殊不一律。比較組織嚴密而近於完備者，唯開元釋教錄。其於三藏典籍之區分，繙譯之來歷，敘述簡當，久為研究藏經者之指南。如該錄所總計，當時現存之經典（其他著作不在此內），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後世每視此為藏經之定數，而通稱藏經五千卷，可見其影響力之大矣。但實際言之，藏經原無一定之數量，因時代之推移繙譯發現，而時有新譯者之增加；乃至我國學者之撰述，欽定選之以入藏，其範圍次第日益擴張，數量亦不斷在變動也。茲為探究之便，特將我國各時代所編輯之藏經目錄畧述於后：

我國藏經目錄現存二十餘種中，最古者殆為梁僧祐等所撰出三藏記集十五卷。確實著述年代不明，但文中載天監九年（A.D. 510）之語，是必成書於其後也。是書之特色處，在保存東晉道安經錄之一部分，令後人得以想像古錄為何如。繼出三藏記集而

有隋之法經等所撰「家經目錄」七卷，書成於開皇十四年（A.D. 594），備載印土及我國學者之撰述，用意周到，為其特長。後來開元錄著者，嘗舉此錄之四誤；然其大體固甚正確可信也。後此有費長房所撰之「歷代三寶記」十五卷，書成於開皇十七年（A.D. 598）。唐道宣所出「大唐內典錄」十卷等，書成於麟得元年（A.D. 664）。續出者，猶有數種，但為諸錄中之白眉者，唯「開元釋教錄」也。書成開元十八年（A.D. 730）智昇所撰，為前各錄之歸着點；復為以後各錄之出發點。研究藏經，奉此周旋，他無其倫。本書共二十卷，前十八卷與後二卷判為兩類：前者更分總錄十卷，別錄八卷。總錄所收，乃依年代列舉，自漢迄唐之各譯家紀錄，則先揭所譯書目卷數，分其存缺，更註初載之經錄，原著者之名氏，譯出之次數；（即其書曾有異譯者，今譯為第幾次）乃至譯出之年代、譯場、參加者，莫不備記。最後繫以譯者之傳記。其網羅各方面，實極完備。錄末更舉古今經錄四十餘種，於其現存者，一一加以批評。其次別錄，分為七條，考譯本之有無，明文派之別行，（如某種經論中特提一篇一章以分別流行等）或補遺，或質疑，對於總錄之歷史之敘述，此蓋有重為組織之趣。內容整理，於此大備。最末二卷，即為前各錄之綜合。舉列現存經典五千零四十八卷，標出藏經之定數，遂為一時編輯之標準。要之，本錄編輯細密，殆無瑕疵。四庫提要評其為「佛氏舊文，茲為大備」。此雖泛泛之論，然亦可見其完備優秀之一般也。

開元錄收入三藏五千餘卷，集為四百八十函，以千字文次第標之，預防混雜。智昇別撰「開元釋教錄畧出」四卷，載之，遂為後世藏經編號所本。貞元十五年（A.D. 799）圓照復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三十卷，一切程序等，皆採自開元錄者，不過新錄開元以後各籍為開元之補訂而已。降及元代至元二十二年（A.D. 1285）慶吉祥等所撰之「至元法寶勘同錄」十卷，於各代目錄中為最後之作。其特點為錄中於各種原典之梵文名字多所舉出，且參照「西藏藏經目錄」，對勘中藏兩本之具缺；又於大乘經中，特分顯密為二，皆其長處。此外猶有嘗為日本研究佛學者所

恆用，而又可作經錄之撰述者，爲明代智旭所撰「閱藏知津」。書成自崇禎八年至永歷八年（A.D. 1635-1654），費二十年之精力始竣其事。其主要藍本爲「寂曉」之「釋教彙門標目」，純係解題一類之書，初學檢查，頗爲便利。所列典籍，大都內容摘要者。遇有異譯，則標符號以別主伴，而指示各譯中之優秀者。又於大乘經典，改正開元錄中之五大名目，而依天臺五時，另立五類；方等類中，特判顯密爲二，依至元錄更整理之；以及別立雜藏，收容撰述，皆屬此書之特長。惜作者乃天臺學者，所有觀點，囿於天臺一家之說，大處區分，終未得當。又摘要中亦多未得綱領，未能稱爲完本。然其用力之勤，甚可嘉尚。

## B、歷代藏經刊印之版本

### 1. 歷代寫刊本藏經概述

歷代藏經之繙譯既集其大成，復有豐富之目錄以資範圍，但歷代刊印弘揚流通之情形如何？政府提倡重視之態度復如何？此可徵之於文獻。我國造紙肇於漢代，雕版之術興於隋唐，然藏經之正式大量刊印，有史可考者，則始於宋代。宋代前，則純係政府官寫一勅修一大藏經。自梁武帝天監十七年起，至南唐保大三年止，四百二十七年間，統計十五部之多。至宋代及遼金雕版計八次；元代二次；明代四次；清代三次。國外依我宋本而刊行有史可考者，計高麗（朝鮮）三次；日本九次。我國刊佈大藏經，創始於宋太祖開寶四年之「蜀刻」，故刊印修藏史須從宋代叙起。宋前之隋唐佛經刻本僅屬單行，雖不易發現，但刻於石者亦早有矣。西晉後之寫經，隋唐年間之石刻經等，近一世紀來，時有

### 2. 歷代寫本勅修藏經表述

勅修年代	西紀	部數	卷數	備考
梁武帝天監十七年	A.D. 518	1433	3741	歷代三寶紀第十五（致字六、一〇三左）
元魏出帝永熙年中	A.D. 532-533	427	2053	歷代三寶紀第十五（致字六、一〇三右）
北齊後主武平年中	A.D. 570-575	787	2334	歷代三寶紀第十五（致字六、一〇三右）

發現。

清光緒二十六年（A.D. 1900）甘肅敦煌縣鳴沙石室中，發現大量古代寫本，當時爲法人之伯希和，英人之斯坦因，及日本人運去不鮮；遺餘之殘卷，由北平圖書館保存者，雖有數百卷之多。依日本「昭和法寶錄」之記載：合北平、大連、巴黎三處圖書館，旅順、倫敦兩博物院；日本大谷、龍谷兩大學藏經樓；以及正倉院聖語藏中所存，再將各私家所藏者一併計入，把自西晉元康（A.D. 291—299），下迄宋代太平興國（A.D. 976—984），古代寫本幸存之數目殊有可觀。至於河北房山縣之雲居石室中之刻經，乃隋代大業年間（A.D. 605—617）僧智苑發心創立者。鑿巖爲室，磨石刻經，復將方石各面磨刻，每一室刻滿，以石塞門，鎔鐵封鎖，是該艱鉅工作，直至唐貞觀十三年，智苑入寂時，始滿七室。此後師資相承，凡歷五代，僅刻華嚴、涅槃、寶積、般若四大部之半。遼時於王室倡導之下，完成大乘四大部，再刻其他佛經八十四部；復在雲居寺西南，造十一層磚塔，塔下埋藏甚多石經。智苑爲防法滅，發此大願，以視敦煌石室之埋藏，此中動機，並可想見。是種事業，較之木刻，更爲艱鉅；若較近代活字排印比，困難何啻千倍？與今日影印比，已不止萬倍矣。雖然，自智苑以下，若干先德固優爲之。此種偉大之精神，無比之毅力，凡屬含生負氣之倫，孰不聞風爲之感奮興起？吾人驚歎先人偉業之餘，且又生逢浩劫，除謀重振如來家業，努力宣揚佛教、流通佛教文獻之大藏經外。更殆無報佛與先德恩及拯救人類之途徑可循。茲爲易於明瞭計，以下概列表示之。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	A.D.594	2257	5310	歷代三寶紀第十五(致字六、一〇三右) 象經目錄第七(法經錄結字一、一一六右)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	A.D.597	1076	3292	歷代三寶紀第十五(致字六、一〇二左)
隋文帝仁壽二年	A.D.607	688	2533	象經目錄第一(仁壽錄結字二、八右)
唐太宗貞觀九年	A.D.626	739	2712	象經目錄(靜泰錄結字二、初左)
唐高宗顯慶四年	A.D.659	800	3361	大唐內典錄(結字二、九七左) 象經目錄(靜泰錄結字二、初左)
唐高宗麟德元年	A.D.664	816	4066	象經目錄(靜泰錄結字二、初左)
武周則天 皇后天冊 萬歲元年	A.D.695	860	3929	大周刊定象經目錄第十三(結字三、五五左)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	A.D.730	1076	5048	開元釋教錄第二十九(結字五、五六左)
唐德宗興元元年	A.D.784	1147	5149	開元釋教錄第二十九(結字五、五六左)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	A.D.795	1243	5393	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卷下(結字五、一〇五左)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	A.D.799	1258	5390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第二十九(結字七、八六右)
南唐保大三年	A.D.945	1214	5421	續貞元釋教錄(結字七、一〇二左)

### 3. 歷代刊印藏經之版本述要

#### a、宋朝所刊印大藏經之版本述要

刻藏次數，宋時最多，以年順序：爲開寶藏(九七一—九八三)；契丹藏(一〇三一—一〇六三)；崇寧萬壽藏(一〇八〇—一一〇四)；毘盧藏(一一一五—一一五〇)；思溪圓覺藏(A.D.1131—)；金藏(一一四八—一一七三)；思溪資福藏(一一七五前後)；磧砂藏(一二三二—一二三三)——在三百五十年內，宋及遼金刊印八次大藏經。現爲說明便利，分作五項述之：

第一蜀版開寶藏，宋太祖開國後，勅高品張從信到成都開雕，故又稱蜀本。這刻成了十三萬版之中國第一部大藏經，雖已久佚，但其影響最深。從來漢文大藏中稱爲精審者，當推高麗藏再雕本，

再雕依初雕本，初雕依開寶藏爲根據者。金藏中亦雜有開寶藏版。

第二遼金版，分契丹藏與金藏。契丹藏今雖全佚，但麗藏會據丹本校勘。金藏久佚，亦幸以近年影印磧砂藏本因緣，在山西趙城縣發現。

第三福州版，分崇寧萬壽藏與毗盧藏。前者亦稱福州東禪寺本，後者亦稱福州開元寺本。日本宮內省存有兩本混合全藏。

第四湖州版，分思溪圓覺藏與思溪資福藏。日本第一部大藏經天海本，即依據思溪本者。資福藏現在我國尙存四千餘卷，亦自日本請回。

第五磧砂藏，近年在陝西省開元臥龍兩寺，發現十分之八。上海影印宋磧砂版藏經會印行，以思溪普寧等本補缺：依原本一函爲一冊，加總目二冊，共五百九十三冊。(未完待續)